

自由批判

期五第一卷 第

旬刊

短評

馮玉祥赴港的傳說
國代終於領薪了！
安次水災

我看幣制改革

栗寄渝

經濟崩潰過程中之變態心理

沈周仁

世界兩大政治思潮有無調和可能

小麥與和平

也來給翁內閣算命

本刊特約記者

國民黨黨務改革會是怎樣進行的

本刊特約記者

江漢戰歌

本刊特約記者

香港：投機與走私的天堂

本刊特約記者

激變中的鞍山

本刊特約記者

誰在鞭打着北方的都市

本刊特約記者
明方



行發社判批由自

中華書局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號

短評 馮玉祥赴港的傳說

事所謂新政協運動」，又香港訊：「李濟深與對聯合社記者稱：此間民主人士，現正討論新政協會議將於何時何地召開，並對該會議程序有所考慮。協商範圍，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諸項，雖目前尚不公開發表。至馮玉祥已離美，則必米船，因彼已不能返祖國也。」又據紐約廣播：馮已離美赴港，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參與者有中共及民革代表。

如此，馮玉祥離美，必赴香港，三二十年來，很多人對他都有「順風倒」批評，論者或有不恥他的作風，認為沒有骨頭。所謂「順風倒」就是投機，即機會主義者馮玉祥近三十年的轉變的真象如何，不知其詳，但他在美已為出名的民主將軍。與誰相識多年者說，第一次謀面還是令人覺得眞誠忠實。所謂投機必投到成功的方面，投機不會自蹈火井。他努力學習的體制，與接近現實的勇氣，他自己絕不會承認其爲投機。

在董潔，他要次談到現政府及國民黨二陳等流自私，且精於厚黑，嘗有中午白日之下提拔流往貴家紫往謫落先生之說，傳聞先生風被蒙蔽。廿七年秋，馮居武昌珞珈山東湖望遠院，蔣先生日必往訪候教，視聽畏友，抗戰中亦爲推「進言者，當然爲摺要所忌所妨。依馮玉祥的智識，如以指揮大刀隊衝鋒陷陣，讓他去負責科學化時代的軍政是不能勝任的，最高當局接受了左右這樣的意见始終不肯重用，其他重要原因有更之。他的想有作爲的「野心」在排除異己的閭閻裏，排除到美國，因此逼他跟

李濟深合作去了。這裏面有了這些彎彎曲曲的

背景與事實，馮玉祥因提倡與政府所提倡不同的「民主」，在政府沒有提出「改革」「革新」的時候，他提出了。提之太「早」，因此開除了國民黨黨籍，而馮玉祥則說政府現在來改革，又勿乃太晚。

一錯再錯，說馮玉祥沒有力量，不足是錯，這是解釋。在戰略上，政策上打擊敵人，爭取同向者，總比多製造些敵人好得多，高明得多了。

× × ×
「新政協」由中共民革，李濟深的國民黨革新派等參與促成，這是中共的政治勢力，政府既覲顧，絕不能與「匪」講和，中共在軍事上佔優勢的，目的要和，它的條件必亦高。所謂「新政協」的和平却又不是國民黨被分化了，內戰加深的另一步。

「和」在政府看來是滿，但也未可謂去「匪」它。十天的物價平穩而復漲，却給擁有物資者一大筆進項。

國代終於領薪了！

沉寂已久的國民大會休息室，本月七日上午竟益雲集，齊新聞記者急趨往見，見人羣擁擠，算盤聲起落，始知係國委員領取六七月份薪金，每人領取新鈔兩億元，無不喜笑顏開，領薪時，情緒熱烈，秩序混亂，瞬間現妙戲一場，後至委員老齡因而大吵。我們想：國大代表不必再攻擊立法院了，也不必簽名在明春召集臨時大會了。因為目的達到，皆大歡喜。

可是，立法院是立法機關，裁斷會談未通過，預算未會列入，那麼偉大鉅款何由支出，令人不解。行政院不守法，無法而自行獎勵，口號了。

既曰發薪，又不似社會部的救濟金，從新聞報道的材料來說去談，我們把錢不出來毫無意義，也飛，法幣是刷出來的，區區三千億兩半億元，也不過印製費的一日之勞。再說下去，藏私委員們真會鐵錫五日標，載到我們的堵上來！

安次水災

永定河氾濫，水淹安次縣，癱瘓是在民廿八年固安縣界浸各莊的漿堤，水災已成，冀北

水利工程總局決定展開堵口工作。經費發動，尙待不日開工。

從上月氾濫了的永定河，就沒人來管，總席沒有重視這問題，甚至於忽略了這問題的嚴重性乃至萬千百姓無家可歸，變成一幅悲慘畫面。到本月七日才發現水利機構太多，如華北水利總局，省水利局，官廳水庫，海河工程局，冀東渠務局，官渠工程機關，冀東土木管，這又或何證據？

那麼，所以東面被淹，西面相手，因官地頃「廢墟」，於是「怕死」而任淹没「所二所」的村落，後來工程機關的公文旅行了起來，但研討上下游地質的安全問題，遲遲不動工，素了一批腐字，及至百姓淹死，財產沖完。已經是「亡羊補牢」了。

安次縣已經被淹，省政府催繳糧食的命令

逼若不巳。縣太爺也只有用「水一代糧，多賦

令人悲痛。百姓又何幸，財產蕪然無存，還要繳糧，在主張「下情上達」，「勤求民隱」的

我看幣制改革

栗寄滄

近頃三年來國內會傳發生過好幾次關於幣制改革的傳說，而且一次比一次還真，具體亦普遍，尤其是每當貨物價格劇烈波動人心惶惶不安之時，此種傳說更盛。雖然過去每一次傳說都不會見諸事實，但也不全無空谷來風毫無事實根據的。目前中國的幣制確已到了應該改革而且必須改革的時候。從形式方面說，我國的幣制混亂已達極點，國內除有法幣及關金流通外，東北有法通券，台灣有台幣，邊區之處更有恢復屢廢之使用者。即以正統的法幣而言，其版式之多，種類之繁，雖老於納稅的人亦為之頭暈眼花。交易授受，徒滋不便。再從內容方面說，目前法幣的實值已經較前降低了四、五百萬倍，而且還天天在貶值，甚至於時時在贬值。法幣因其價值之既低過甚，且動盪不安，幾已喪失其為貨幣的基本功能——交易中繼，交付手段及價值儲藏的工具。大城市中的交易多以金路美元計算，內地好些地方便用銀元或其他硬幣，甚至於恢復了最原始的交易方式——物物交換。現在全國上下對法幣一律失掉了信心。

爲了避免幣值低落的損失，沒有一個人願意把法幣多存手中一天的，法幣一到手立即便出去，把它換成現金，美鈔，銀元或物資，總之無論什麼東西都比法幣好。一個國家的貨幣信用崩潰到如此地步，難道還不應該加以改革嗎？我們都知道貨幣與貨幣制度是一個歷史的病瘤，它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必然地發生和發展，也會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必然地沒落崩潰，而由另一種貨幣或貨幣制度起而代之。我國的法幣，較前對於經濟產業的發展，嚴時對於人力物力的動員，雖然有過偉大的貢獻，但時過境遷，它實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需要，甚至於可以說已經變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物。法幣和貨幣制度之必經改革是毫無疑義的。

有人以為幣制改革的目的，就在於一廬新幣去挑換現有的法幣，實現貨幣名稱和版式的統一以及單位的統一，以謂交易授受和記帳上的便利。由此看來的人，可以說只注意幣制改革的形式，卻忽略了幣制改革的實質——認識了幣制改革對於社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是過於簡單。今日中國之幣制改革，目的不僅是要達到一個完滿的統一貨幣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藉幣制改革去挑換整個財政經濟的危機。具體言之，我們必須把幣制改革當作一個財政上和經

濟上的手段，藉以平衡財政的收支，恢復經濟的常態，并糾正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畸形現象。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不但要注意幣制改革的技術問題，尤須利用新幣換掉舊幣的機會，捕捉危險社會的誘發，加以凍結，課稅，沒收，或轉移其用途，或規定各種不同的兌換率，適用於各個階層的人民。這樣，我們就可以在財政經濟上收到如下的效果：（一）減少貨幣流通的數量及其速度；（二）增加政府收入；（三）充裕生產建設資金；（四）糾正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新舊分配不均。老實說，處今日中國而談幣制改革，如果只圖形式上的統一和交易上的便利，而不把它當作挽救財政經濟危機的手段來運用，是沒有多少意義的，而且也是不會成功的。

法幣的崩潰及其在財政經濟各方面所造成的種種禍果，其咎不在法幣自身而在選出法幣政策的財政經濟當局。自抗戰發生以來，當局一直走普通貨幣膨脹的道路。政府借發鈔票擴充平衡預算的主要赤字，十一年來，未嘗稍變。許多惡疾隨之，物價高騰變漲；物價急漲，政府的開支愈大，預算愈難平衡，於心不能不進行更多的鈔票以應付，鈔票愈多，物價愈漲。於是，錢鈔物價與財政赤字三者因果循環，推波助瀾，終於造成了今日財政與幣制的空前的危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云：「繩愆可以遠」。現在我們要想幣制改革成功，必須同時實行財政改革，而財政改革的重點，即爲放棄通貨膨脹政策。假若幣制改革以後，政府依然以發鈔爲平衡預算的手段，則新幣的價值必隨其發行數量之不斷增加而日趨跌落，到末了又必陷至與今日法幣同樣的悲慘結局，是可以斷言的。

有人以爲目前財政支支如此浩大，而人民又如此貧窮，政府舍錢袋而將名稱和版式的統一以及單位的統一，以謂交易授受和記帳上的便利。由此看來的人，可以說只注意幣制改革的形式，卻忽略了幣制改革的實質——認識了幣制改革對於社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是過於簡單。今日中國之幣制改革，目的不僅是要達到一個完滿的統一貨幣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藉幣制改革去挑換整個財政經濟的危機。具體言之，我們必須把幣制改革當作一個財政上和

十萬億的支岡，實值只合戰前法幣四億元，等於美國二十二、二十三年國家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左右。若再折成美金，則僅合一億二千萬元，相當於美國紐約市一市的支出。以一個人口四億五千萬領土一千萬方公里的泱泱大國，每年支出戰前法幣四億元或美金一億餘元，能說是鋪張浩大嗎？為什麼我們就非走上惡性通貨膨脹的道路不可？我們承認長期的戰爭破壞了生產的機制，減少了國民的所得，大多數人都窮困不堪，從而政府的收入亦隨之大減減少。可是我們更不能不知道在大多數人民日趨貧化的過程中，却有少數豪門，奸商和官僚（我們可以總名之為既得利益階級）藉着通貨膨脹政策和特殊政治關係，在抗戰期間大肆其國難財，在黃昏期間又大肆其搜刮與搜濫財。政府每一種經濟上的措施，如像地價黃金、拋售物品、開放外匯等，結果都變成了豪門奸商和官僚的私利。

這些寄生虫似的既得利益階級利用政府的權柄以吸吮民脂民膏。日積月累，他們集中空頭鉅額的財富。即以他們的在美國的資產而論，據各方估計，至少亦達二十億美元以上。假如政府能夠這些在外資征用半數，則我國財政收支的平衡，在五年乃至十年以內是沒有多大困難的，更何須乞靈於發券。然而這些既得利益階級的貪婪，自私和無遠見，是歷史上一切剝削者中所少見的。他們寧願飲鸩止渴自掘墓塚而不肯忍痛一時，以求自全。例如征課財產稅一事，政府在好幾年前即已計議，後來竟一變而為建議特捐，再變而為經濟特捐，本來帶逼迫性的，現在却變成挨戶乞討，甚至於討都討不着。據目前上海大公報所載，上海市

長吳鐵相為經濟特捐事會設宴東請當場富商洽飲，然到者寥寥，且多不願聽酒，而希臘能捐五十萬美金之某巨富，則始終未見蹤影。又據北平新民報所載，北平市的經濟特捐，定額是一千五百億，此數雖視之似乎甚大，但實值則僅合銀粉七百五十錢，或銀元三萬元。據官方公佈，此項特捐截至八月三日止，還只收到五十四十億元，即原定數額尚差三分之二。政府向窮人征兵征工征糧，如有違抗者，必遭拘捕誅殺，但有錢人不肯出錢，却從未聞政府有何強制方法。由此可知政府裏代表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的。從徵收救濟特捐的困難一事中可以看出政府當局決不會改變其現行的財政政策，但他們最近却侈談改革幣制，安定物價和改善民生。我們要正告他們，倘使改革必須與財政改革雙管齊下，同時並進，方能奏效。如只改革幣制，而不同時改革財政——不放棄通貨膨脹政策，不強迫有錢人出錢以平衡財政收支，那麼，幣制改革是決不會成功的，即使政府貿然實行，其功效最多不過等於一廁驟死的人打強心針以臨危而亡。

也許有人說，我們只要有美援，幣制改革便可以成功。我們承認美援對於我們改革幣制是有幫助的，從而爭取美援也不是不應該的。可是美援只可利用，而不可依賴，因為一則美援之得來不是無代價無條件的，二則美援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假如我們沒有自力更生的辦法，假如我們不在財政經濟方面從事徹底的改革，那末，三億五億美援又能支持多久呢？

周作仁

經濟崩潰過程中之變態心理

判此由白。

從收債、生產、財政及其他方面觀之，全國經濟已在崩潰過程中。

就物價而論，現在京、滬、平、津諸埠均為戰前之數百萬倍，據天津市政府統計處資料，七月下旬天津舊貨物價指數已達四十五萬倍，中國疆土廣大，交通不便，各地物價之上漲程度不一，然總趨騰躍之趨勢大致相同，許多人之收入不能隨物價而比例地增加，於是生活艱苦，遂漸陷於水深火熱之境地。

在物價騰漲之過程中，工商業似應日趨繁榮，然中國通貨久已達於惡性膨脹階段，許多工業由於成本加增，資金缺乏且銷售困難，已陷於

停頓或蕭條狀態，據八月四日天津大公報訊，七月份下半月津市工人生活消費指數暴跳為二百九十一萬倍後，資委會在津各工廠一致感覺無力負擔，七月份總工人薪資迄未發發，各工廠負責人連日正多方奔走以抵押，透支等方式借款。夫此種指數乃天津社會局所發表，實已低估少算，資委會所屬工廠又係國營，而資金過剩之困難如此，經營工廠之困難不難推知，據天津社會局所發表工人生活指數，四月份為三十六萬倍，到七月下半月即增至二百九十一萬倍，三個月來竟猛跳七倍以上。在此種物價趨勢之下，生產事業與人民生活之困難均不難想像，工業家李燭塵氏於所著「從總督治經濟病」一文中謂：「本來眼前需用廣大開闢

金之工商業，狀同活屍病人，本身之血肉早已枯竭，僅剩殘破之骨幹（機器），以苟延殘喘。幸賴國家行局借貸之一擲人參湯，得以稍蘇喘息。」（見本年華北日報元月增刊）。不過國家行局貸於工業之資金仍係由膨脹通貨而來，其具有強心針之作用，並不足以挽救工業之危機。
再就財政方面說之，在十年通貨膨脹之下，即刷機之效用日趨低落。於是通貨加速膨脹，大妙不論發行。據官方發表，三月底之發行總額為七十萬億元，至五月底則增加「一百三十五萬億元，當時不過兩月，約增加一倍之多，據財長王雲五氏報告，五月份政府收入僅及支出之五分之一。此種情形不僅表示政府缺乏適當財政政策，更反映全國經濟之衰落。

有人說：「我們是農業經濟，多數農民只要手邊存糧食，即有實物，貨幣無價於他們無關。商人也有水漲船高的商品，不怕。所苦者，惟靠紙幣收入的新階級。物價飛騰，他們感受不了。」（「經濟崩潰之一解」文中所述，見四月十六日出版之時興文選刊）
多數農民與中小商賈之情形，即知此種見解之錯誤，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除少數豪門，巨富，大地主，奸商，投機者，及若干金融業者外，大多數人民莫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前農村凋敝，農業生產縮減，以及工商業蕭條，乃顯著事實。此類情形不僅表示全國經濟正在崩潰過程中，並證明多數農民與商人絕不能逃避貨幣濫發之影響。

在經濟崩潰之過程中，政府當局及一般人民，均發生恐慌心理。蓋經濟生活乃人類生活之基礎，經濟困難，於是道德觀念及人生理想，不得不受嚴重之影響。今略論於後：

（一）自尊心之喪失。無恥與近視均興此關係。以此次美國通貨，接受此種援助與通貨膨脹同歸於止滯之計。蓋接受援助有其條件，此後中國貿易及製造政策以及內河航行權等均不免受蘇聯影響，其他間接影響更難於估計。據報載，各地公私機關紛紛爭取美援，對於美援之條件及其後果則不暇捨討。且美援總額不過四億美元，除去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用於軍事方面外，所餘不過兩億七千餘萬元，若許多地方及機關均有「分我一杯羹」之心，正假使均能如願以償，試問此等餘美元能有何作用，凡此可表明若干人士已失去整個國家的觀念，惟個人地方或一機關之利益。吾人相處若非經過十年通貨膨脹之摧殘，若干人士之心理決不致如此墮落。又如日頭某大員倡議捐助建設銀行公司股本作國民黨之救濟費。國家地位如此低落，經濟狀況如此惡劣，且在輿論不斷攻擊之下，彼輩仍不能忘情於一黨。試問需要救濟之人民豈限於一黨之人員？

（二）建設公司之股本從何而來？若非民脂民膏，豈僅建設銀行公司，一切官

僚資本的公司根本均無從成立。後輩之財產，地位與生命均依賴外國為誰乎，於是又產生無恥的媚外心理。

（三）投機與僥倖作心理之盛行。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正當工商業無法經營。於是許多工商業者遂專趨於囤積投機。即收入稍有剩餘之人亦相圖作投機活動或囤積貨品。至於此類活動足以助長物價之上漲，轉而影響自己之經濟狀況，則不暇顧及。夫一國人民若放棄勤勞習慣，以從事生產為懶惰，以投機取巧為理想，社會道德之前途尚復堪設想乎？

（四）仇視心理之深刻。在通貨膨脹，經濟崩潰之過程中，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如前所述豪門，奸商，及若干金融家等，大多數人則日趨貧困，或陷於飢寒境地，於是造成貧富仇視心理。所有道德誠信法律觀念均將蕩然無存。觀報紙所載，各地搶劫殺人之風日盛。七月二十九日一天之間，南京即發生搶來事件兩起。至於由經濟原因所發生之殺人案件更屢見不鮮。

（四）輕生及其他反常心理之流行。夫求生乃人之天性，然在經濟壓迫之下，個人生活既無法維持，若再加上以子女之啼哭聲響，更容易陷於悲憤失望之深淵，因此，自殺之風甚熾。又在平常情形之下，許多人均有節儉儲蓄之習慣，現則富者度其驕奢淫佚之生活，窮者之既空漠不懸心，稍有收入之人亦感覺幣值日跌，經覈儲蓄，多抱今日有酒今日飲，盡財利害之思想，乃人所共知。雖號稱人民代表，亦爭取優越待遇，將人民負担忽視不顧。貧病遍地，更屬有目共睹。至於商賈販賣之薄賄賄相招售價格，有如鳴鶴，凡此均反映社會經濟之極端惡化。

上述幾項，仇視，及其他變態心理之流行，足以維持社會秩序之道德與法律破壞無存，引起社會的與政治的危機。此種變態心理均保存財利心理之普遍，乃人所共知。雖號稱人民代表，亦爭取優越待遇，將人民負擔忽視不顧。貧病遍地，更屬有目共睹。至於商賈販賣之薄賄賄相招售價格，有如鳴鶴，凡此均反映社會經濟之極端惡化。

徵求稿件

——我們需要各方面的稿件，無論是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或報告一件事實的真象，以至於生活的報導，人民的文學，國際情勢的分析，凡是合乎我們標準的稿件我們都需要。稿酬第六項暫定為每千字二百五十萬元至三百五十萬元。依物價隨時調整。

世界兩大政治思潮有無調和可能？

沈立人

在考慮到「世界兩大政治思潮有無調和可能」這課題之先，應首先注意到：一、這裏所謂兩大政治思潮的產生，不純是意識的存在，而是，並且只是目前兩大社會體系的反映，因此這兩大政治思潮的能否調和，當決定於目前兩大社會體系的有無調和可能；二、這裏所謂的調和，可以解釋為兩大政治思潮的一併存在而不有任何抵觸，可以解釋為兩大政治思潮因相互滲透而聯合為一，也可以解釋為兩大政治思潮的各自發展和各自演化，但是，總必須先以目前兩大社會體系的能一併存在及其他為條件。

一方面是以個人和個人的自由為本位的資本主義政治思想，另一方面是以集體和集體的自由為本位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反映這兩大政治思潮的，便是目前的美國和蘇聯；這裏，我們看到了，它們已是以國家的形式在出現了。此外，在極端的兩大關係中，也元無各種別的政治思潮，其中最顯得提起的是改良主義，限制個人的無限制發展可是却也並不就切一切都集體化，主張以一定的和平的手段來消滅資本主義的各式流弊，再逐步就地化，社會達到另一和平的歷史片段。如果說寫「調和」一等字樣，每便令人想起，這「調和」即是指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潮經過了這一狀態的洗練，於是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平西和存在着；此後看該應該被認為是對的。

首先，為什麼絕對的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潮和集體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不能對照地並存呢？不能「調和」呢？因為，在前一種政治思潮的基礎上，一定導來着絕對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存在，在此一社會體系裏，爲了它經濟結構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性的不斷反復地惡化和破裂，便要求着無限制地向外擴佔，向內剝削，因之，在我們這一二五十年代以來，竟劇地爆發了二次大屠戮的慘狀。這說明了這一制度，不但不能和別的任何種制度共存共榮，即是其單一制度的存在，也是不安定，不幸福的。戰後的世界，是西式的政治思潮、資本主義政治思潮另一種醜陋的面具，是被祛除了，可是帝國主義的、新帝國主義的，與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思潮却還延續着，相應着這類的思想存在，我們看到，這一種政治思潮所憑藉的社會體系（或國家），又在使它自己舌燄，同時也使得整個世界舌燄，恐慌和戰爭的陰影仍在飛揚着，不僅沒有散去，且一日日地濃厚，一日日地被鼓吹。如果依舊是這一類的政治思潮在湧湧

，它當然不能和另一政治思潮調和，爲了它自己的矛盾也無法調和。但是，雖則各類的危懼和懼惱已飛揚在我們的宇宙裏，我們却都看出了，這種有害的、有害于和平及民主的政治思潮以及它的社會體系，終于已盡了它的歷史任務，它該沒落了，它無從再拉住別的社會，便不能向那躍動。尤其是最近一次的大戰，從苦痛的經驗裏，全世界的人民多多少少都有了新的覺悟。他們的進步才是一切和平及幸福的象徵，保證。戰後，一些新型的民主國家或軍閥朝當和相壯了，它的光耀使得那些仍舊在舊制度裏生活着的人們，自呻吟裏更覺得自己週遭的黑暗，於是也便懷抱着新的人羣制國。在新土地上人們的覺醒，以及在舊土地上向來被馴迫着的人們的覺醒，是一份安定的大力量，使得那些想倒着歷史走入戰爭的人們澈底無功，澈底無力地失敗了。

光是把這一個社會體系和那一個社會體系對立着來觀察，將會圖窮不出什麼明天的路線；祇有看透了那兩社會的底細的，才會摸到結論。在原來是資本主義統治的舊人羣裏，爲了經驗的教訓和理智的認錯，人們走慣了不適的道路，倒頭找出了一條坦途。我們看到，智者認爲，人們的力量無有大過於今日者，那麼，我們可以不必爲一切宣傳着的疲耗而擔心，我們可以信任着，人民的力量竟能扭轉一切，使邦人于若槻。人民的覺醒，招來了思想上的再檢討，那樂道去東洋帶着的絕對的個人主義的政治思潮是在走向沒落了，它的被擋棄必然地會替入了新的政治思潮，這新的政治思潮，雖是遠傳的，但是更接近着以集體爲本位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潮了，它將和別的政治思潮共存着，不有何困難，也就是所謂「調和」着了！

我們有什麼還曉得慘怖呢？那種不能糾結人們以幸福的政治思潮，以及建築起它的社會體系，都被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力量在改變着了；跟着再培植起它的社會體系，都被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力量在改變着了；爲在新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體系上，是本身地安全着的，故而也能和另一安全着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體系共處在一張地球上，或「調和」着。雖然從表面上看，那些舊的，反民主和平與反人民的在咆哮，不過從實質上瞧，它們和它們所反對的比較，是多麼需要，脆弱。它們的咆哮是自己的聲響。明天應是一和平的日子，新的人羣和新的人羣調和地，存在於難以統一但本相彷彿的社會裏。當然這明天還得爭取，不是等待。

小麥與和平

正當歐國債權有了嚴重的問題的時候，突然令人鼓舞的是臺灣的一些曙光。曙光之一就是最近由三十六國代表所採取的國際小麥協議。這一個協議——在上屆外交關係委員會之前，誰有誰能夠對將來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國際小麥市場能按照該協議，則有希望抑制其他國際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引起緊張而最後歸於戰爭。首先當一位蘇聯農業學家約在廿年以前來到衣阿華(Iowa)農場拜訪我，並參觀我的培植農作物的工作場。他說臺灣的小麥問題比世界(Worlde)的小麥問題更急迫。那是在穀物價格還沒有大跌以前，他就斷定世界的小麥將落至四十美分一蒲式耳。按滿式耳保證名，約合我國三斗餘——(譯者)低於他價格的一半。他的敘述是以蘇聯的實驗根據，那時蘇聯的大規模的走向粗放的與復引器的農場，而且不久將在世界市場上售出

對於國際小麥價格的認識，他比那由共和黨支持，想以不充分的資金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小麥，以保持其價格的農業部要正確的多。不願意樂樂部的收買，小麥價格一部分是一直在落，直至落到和幾年前的三分之二才止。這間隔的原因，大部分是由於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都在其新發行了一半。由於歐洲各國競相出售自足，世界商業上小麥的動盪逐級幾萬蒲式耳的大所剝奪。而前後的結果只是從前數目的二分之一了。雖然如此，美國，加拿大，利亞邦和阿根廷，仍舊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生產量，而且在第一年一次世界市場具備重要因素的蘇聯的小麥量，突然降到一九三〇年的價格破產，此世界重要的國家都發生了嚴重的問題，而尤其阿根廷和巴爾幹的國家，問題更嚴重。於是這一連串的國際小麥會議就開始了。七年以後，它終於在今年春季中此會議而得到了成功的結果。“當我感到到協議將有一個長時期安安穩穩地執行時，我極度地激動，我極度地希望再需要向蘇聯的東北進擊，我極度地希望，我極度地希望蘇聯的國家在協議中有了危險，三十三國加入蘇聯和三國離開蘇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輸送五萬蒲式耳的小麥至世界主要輸入國的問題，獲得了協議。世界小麥貿易的分配，美國是一八五〇〇〇萬蒲式耳，加拿大是二三〇〇〇〇萬蒲式耳。

澳大利亞是三五〇〇〇萬蒲式耳。在此協議之下，每一輸入國可以定比分配。例如聯合王國（按即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譯者：每年可得一七九九三〇萬蒲式耳，法國每年可得三五八二四萬蒲式耳，捷克斯拉夫可得一一〇一萬蒲式耳。就此分配情形看來，捷克是斯拉夫一個小麥輸出國，現在變成了輸入國，並且同意每

東歐其一威家不在協說之中。如果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想在西歐市場出售小麥，他們就要發現它們的貿易是在這個協說之內。例如如果米也向實行協說，那就只能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購買一八〇〇〇萬蒲式耳。今年八月一日以後，隸入國將受保護，以使小麥價格不高於每蒲式耳二元，直至一九五三年八月；輸出國的農民同俄人受有保證，以使小式價格由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九年不低於每蒲式耳一·五元。由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一換言之，輸入國已經採取五年一期的保護政策，以防物價低落，甚至破產。究竟誰能保證這種分配的結果，將來不能予以證明。

能得此物價高漲，驟出誠亦採取保護政策，以防物價低落，甚至破產。究竟誰能保證這種分配的結果，將來不能予以證明。

向俄國呈至一九五三年八月，如我所說的，假如蘇聯，阿根廷和巴西的協議將廣大而包含約翰的保險。最近將來，世界會普遍地有常規性的貯蓄的政策，充足的資金，將促進世界的大安全，保護大半的消費者，足以防止匯價的跌落，並可以轉移救濟不幸者。畢竟新成立的世界小委協議，已經有了很好的成就，而且較之許多美國狂妄的歐洲行動，是良好的多。

得良好的多。

新共和雜誌六月廿一日出版。

北方的都市遍身是傷痍，但在這樣有競爭，也有在建設新的之前景
於破壞後的基礎的戰士。 三十七年八月七日

也來給翁內閣算命

本刊特約記者

政潮與外力

葛浪推倒浪，新人換舊人。描寫自然風物如是，觀測政潮亦復如是。

當這西方控制着東方的時候，在歐洲陸地相消，日本是盎格魯撒克遜，日爾曼與拉丁民族的比武場，今天雖然局勢更大，單位更多，但東方民族還是或多或少受著西方民族的文化。以此之故，我們注意柏林四國會議的制化，要比朝鮮的政情更為令人關心。

在中國這個小圈圈內，近百年史上雖然有不少一百八十年的大轉折，但是因為大方的與從「異外到媚外」，於是每一次的變動都少不了背後的牽線者，所有的醜名為何而得，實則不出於幾個帝國主義者為了既得利益而鬥爭，但是偽裝的外衣，却精彩得輝煌奪目，各種不同角色的扮演者，就是由於各國製造的留學生充任。

海權時代未免失控力抗的時候，日本與英國的留學生在民女分庭競抗，後來大陸派茫然，分別掩護中國的革命流亡者，德法又一度為政治人員養成所，諭教所至，到抗戰前夕買軍火還是惟德是顧，而教導難堪唱「黨外無黨羣，黨內無派」。但三民主義信徒中，無政府主義者仍如秋葉高鳴。第二次大戰後完成了美蘇的爭霸，我們又在斯殺個不停，得魚翁之利的却是一個第三種人的內閣——從張群到翁文灝都用來，「以時間換空間」。

批判由台

抗戰時候的內閣大臣富翁，不論主觀客觀

都是聯合性的，勝利以後的宋內閣却是全幅美

美的，只因爲他太會爲美國人作生意了，把庫存的「接收之果」準備作改革幣制用的二十億美金，又全送回太平洋彼岸，於是反對派大呼

，再加上那是一個「和談」時期，美國的份量減低，至多也在總容積上控制一半的重量，倚斯年的大廟外一喊，CC等四週一哄，誰有金

山後盾，也不能不崩潰下來。這不僅是綱美學之恥，也是大C.S.A.之恥。

另外一個對手北極熊却裝着多眠未醒，一再刺殺他却姦然無知，差不多有一年光景，連大使也不在首都，只剩一位酒醉的秘書費希涅柯與人暢談薩薩尼耶。到今春多處春迴，新任大使亦即原任武官軍中將軍到任，在行憲令遺國書却免了「頌辭」，這也危及之所，幸而少有，這中間說明了什麼？留級學生，不左即右，當左的得勢時，右的也就無能。

大搞能力一邊倒的時候，民生的美國人士却偏要擴大內閣，這是邏輯多姿的政學系，網羅各捕獲濟，一語而登上相成，從和談到戡亂，都是隨風而變，等到戲法變得差不多了，就在行憲之後，一方面打出他們的反對派，一方面却搬出一齣禪機湯，那就是「望之不似」的翁內閣。

反對派已給翁不似首遇命，說他二月不滿必倒，可偏八十五磅此公，竟然到了第三個月了。這個奇跡的演出，又說明了什麼？

翁內閣這個內閣不是生土長的，他比張

心的拉丁民族的第三力量。法國在世界大局中所扮演的那個可憐的角色，也就是翁內閣在國內所扮演的那個角色，或者尚且不如。

兩大勢力再碰頭要解體的時候，第三力量奉命拖延是有其必然性的。而法國這個國家早年亦是充滿了聰明智慧求外拓，當民國前五年，孫寶玲到法國作公使時，他帶了三位隨員，一位李石曾，就叫他辦理法語講習會，只要有二百枚龍洋，就可以留學一次法國，爲說法勢力造預備軍。一位是張靜江，日後江浙財閥中的政治鼻祖，北伐時代奠定江南的主要人物，他的建設委員會的建設全國的藍圖，是在法國的溫床培養而成。一位水鈞，他回國後作了幾任鐵路局長，似乎尚無機會一展雄圖。到了第一次歐戰勤工儉學之聲瀰漫青年心中，法國的第一次歐戰勤工儉學的確培養出幾位適應的人達到了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目的。

至於號法國有皇孫的人物，如汪精衛，如褚民誼，如曾作鴻，如郭春灝他們在那時也有其血緣，文化藝術上的聯繫更多。在抗戰之初，還送了一批幼童去，如程璧秋的兒子即其一，如今已在比國上學，且已娶了外國姑娘，這都是未來親善的預備軍。

李石曾在北平將主持一個與南京中央研究院聯合的北平研究院全國學術會議，他在北平對留法同學的一段談話中指出所謂留法，狹義的是法國，而廣義的即法比瑞，外加兩美加拿大一部，這是拉丁文化國家。

「這個民族領導世界，在思想方面有著發

東巴枯寧一般人的世界主義，在科學方面有原于始祖的話里，至於文化藝術更不必說。」

翁文炳是留比學地質的，張厲生是留法學生物的，他們領導的這個內閣可能與各文化黨派間的拉丁文化推動者取得了合作，以「時間擴空間」，看大局如何的變，李石曾代他再上北方活動，張靜江之流在國外給他們現底，無疑的——翁內閣是裴內閣的延續，在對外關係上，比留日本的張內閣是多一些溫潤的。

逆風頻來

翁開在況，現勢下發台了，美國報紙居然也叫好，說鶴某能用英語和衆人直接談話，其意是說對要求美援上也更為便利一些。只是覈兒子到底不如覈兒子，國會開來開去，對美援內閣太少表情，一刀斬去了七千萬了，這對翁開不能不說是一打擊。

這個爲美援的內閣是立不穩了，先爲立法院反對派立委教訓了幾天，跟着反對派又聯合

成一條鐵的聯線封新民報，打擊王芸生，撤出四行商股，取消六千行莊的三分之二，最後像是又要把T V 宋從廣東搬回來，其意似暗示道：

「你的硬對頭來了。只有他是美國大亨信任的」。

翁內閣不愧是深山找石頭的科學家，在官定生活指數從五十萬倍升到了二百多萬倍的波濤中居然能够一天二萬億的發行無缺。張群替他奔走完了華北，又到西南，途中還經過了香港，是否有什麼活動不得而知，吳鼎昌大樹這旗，無聲無息地也在活動。反對派要求裁減機構於是就首先把反對派的大本營全國經濟委員會裁了，却改爲經濟設計委員會；反對派要求廢除金融行莊，於是就把反對派的中國工銀一刀斬頭，對付各種商人，把荷蘭國坐鎮上海。大海的波濤洶湧，但翁開入定如老僧，

國民黨黨務改革會是怎样進行的 本刊特約記者

「革新」或「改革」已經像是一個時潮的名詞，有的以它爲號子，有的以它爲標榜，當然也有看到一場混亂的局面，眞惹厭的。去「革新」，去「改革」，然而又像是前生注定似的，一兩年的「改革」的口號呼喊過去，竟然是毫無作用，正所謂「風雲變轉在」，這是「管碼頭的人的事」的首長們自己忘記而已。

八月三、四兩日國民党中央黨部召集中央及國民黨立監委會開了兩天黨務革新座談會，第一天參加的有四百九十多個人，第二天只有三百人，發言的情況不激烈，只有三三兩兩的，自動「小組」談話，發言者亦多激或比賽。國民黨的想起了改革，遂從黨內的合併起，後有國大會議立法院開了黨不能控制黨員的醜聞，將議點黨務的好與壞，才發生大的談話，陳繼南的方案（一）張厲生方案（二）青年團李天祐等廿八人的方案（三）吳鐵城嫡系籌劃者方案（四）張厲生方案（五）二陳系的洪耀友

看大局的變化。

有無漁翁？

世界兩大營陣，一是美國世紀，一是蘇聯營陣，中間路線則是英國工黨路線。法國是一種什麼路線呢？左既不左，右又不右，自由却有其自由，恐怖仍未消失。當民間的第三種社會救了，却改爲經濟設計委員會；反對派要求数理金融行莊，於是就把反對派的中國工銀一刀斬頭，對付各種商人，把荷蘭國坐鎮上海。大海的波濤洶湧，但翁開入定如老僧，的情形呢？怕只怕兩敗俱傷，新內閣出來的是誰？哈！或者是其一類的人物，那麼就再拖下來。（八月五日南京通信）

「公私參政」之林，不如不說的好，這次座談會，也有一些好的意見，這些意見都表衷心耿耿的進言，楊玉清的取消總裁制論，楊大乾主張實行民主主義，始可解決困難事等，其餘如吸收工界黨員對國民黨都是好的建議。可惜民國十二年後的基礎，給變動的搞壞了，只有從根本的「改」，恐怕就無辦法，因爲現在的中央黨及國民黨各級黨部沒有「勇氣」，來占我改革了。

青年團的想起了改革，遂從黨內的合併起，後有國大會議立法院開了黨不能控制黨員的醜聞，將議點黨務的好與壞，才發生大的談話，陳繼南的方案（一）張厲生方案（二）青年團李天祐等廿八人的方案（三）吳鐵城嫡系籌劃者方案（四）張厲生方案（五）二陳系的洪耀友

，判批由自。

方案。許的方案分為國民黨黨務分析，今後革新之路線，如何澈底改革等三大綱領，並認為民主主義未實施是致命傷。李的方案主張認裁本黨章所陳特權，召開全國黨部會議，選舉記黨員，並規定行政幹部不得兼黨部領導幹部。鄭更以八項四點，什麼召老年從軍，號召黨員聚財一大套，洪闢友則以謀黨務民政治之聯絡為中心。

從這些浩浩蕩蕩的案文中來看，這是件文章的多，想在改革中能有意外收效也多。記者於會後去訪幾位不願說話的老先生及發言激昂的幾位，他們認為國民黨本身的錯誤，是位於黨的高級幹部既然變成統治階層的幹部，他們自己已成了背叛三民主義，唯有切實執行中山先生的遺志，三民主義付諸實行，國民黨自然能進步。他們說共產黨在實行「樹木有其田」，不也是中山先生主義的一星火嗎？幾十年來，國民黨在搞政治，統治人民，自己不實行主義，共產黨實行了，如果因為說「耕者有其田」是敵人實行了，就不承認是三民主義的一星，豈不謂為背叛者何？

提議的幾位固知無人採納，他們說：「要我們貢獻意見，採納與否，須看老爺們能否自己挖肉補湯？」所謂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全黨一致。蔣天放說，本黨之失敗，在于政策，未能提高黨的紀律，並嚴格管理從政黨員，實行三民主義。李永懋說：有最好的三民主義不能實行，全黨同志均應懶惰，金祖光，慶深庵也說：須確定了鬥爭的目標為實行三民主義。

他們自己說的對，這次還是走「人事妥協」的路，澈底革新還有待；如果有待，時間是不是允許，還是要看從政的統治政治的國民黨能不能在一場以前「改革」了，否則就會垮的。

我起來了「人事妥協」這次座談會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這次會議還立監委出席，是因為政府惹了，立監委既對政院享有制衡大權，自然不得不聽聽他們的意見不識抬的南京「國代」，讀書「行憲」「國是」的兩牌，本有「

鴻」必搭，無「會」不到之義，也要求參加誰

料這次即被拒絕，享「一聲譽盛的頭銜」。

這次「兩日會」裏，令人注目的的是楊玉清主張取消「聯載制」。在一些保守的人看來確有「大逆不道」的譏諷。楊說爲檢討黨務，自應廢除聯載制度及黨報作風，因黨務演變至今，所以需要檢討者，即總裁制的影響。故彼主張取消總裁制，由青年幹部組織中央執行部，負責人員，只有義務，並無權利，一改坐

在台上之作風，而焉站在台下。並由老年幹部組織元老會議，以吸收總裁之效。楊又主張兩項

萬中大黨部應設立團部：（一）政務部，（二）服務部，（三）黨務部，（四）財務部，（五）總務部。在理論上是國民黨在組織上要依民主政黨原則澈底簡化，黨內百領的地位與權勢顯降低，勿將首領推戴歸引導。各級黨部應分編小組，中央黨部委員由萬員選舉，省市委

在這種沒有勇於承認建議的情形下，難免有人對國民黨黨務改革不抱樂觀。

楊不平發言謂：

「本黨四中全會通過的當

前就締綱領，迄未實行，黨員同志對黨務工作

，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這還可以看出全會

的決議還未執行，國民黨的腐化是官僚化繼續

的了。我批評是要求民主，崔書琴說：「民

主政治，即是政策政治，故本黨應成爲民主政

黨，使自由主義份子亦能參加本黨活動。」四

日武和林等人發言：「民主政治必須一民主政

黨支持，國民黨爲最大政黨，倘不抛弃獨裁制

而澈底實施黨內民主，則中國民主政治，根本

無前途，無希望。不民主的政黨，決不能負責

真正民主之政治。二、目前黨內領導階級，實

際雖爲豪門資本家之御用門客，倘仰承主人意

旨，維護並擴大主人之利益外，不能另有作爲

，黨務改革，必須將此輩不容情的予以清除。

三、實施民主主義，爲爭取黨員，爭取民心，

挽救危機最根本條件，捨此不由，而侈談改革

，無補于事。」

以上數端能獲得國民黨員絕大多數的贊成

與支持，然而重要的青年幹部則持保留態度

。這原因是：國民黨與現政權是一氣的，只就黨

員財產登記來說，讓那些既得階層拿錢，也就

是少數的統治者讓自己拿錢，如能這樣，寧寧

了三四年的徵用國外存款，及最近的財產稅，

都早就辦理了。

至於黨員重新登記的提議，用以掃除腐敗

化份子，這一點用意雖善，效果將得其反。

復歸來國民黨兩次萬員重新登記，加以頑橫，

結果是有為的坦白的青年黨員都沒有去登記，

則因爲青年的國民黨員對事實看得清楚，不願意跟着腐化的走，而不去登記，另則國民黨既

怕批評，不接受批評，批評者即反動者，不如

作一清清白白的國民。中央大學的黨團員在一

方稱部由各當地黨員選舉。

獨裁的政黨是控制政權組織，是「幕後」的政府，民主政黨是意識的政黨。有人說：「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更採取了一些法西斯與納粹精神，折衷勝利以還，又打起民主的大旗，而實際則未肯放棄獨裁的前後控制權力。」

楊玉清的發言，因已過動京中人士，然而在四日與鍾城的綜合結論中，竟無隻字提及，

兩次登記後，失去十分之七的份子，餘下的無非是品學不優的混混。

隔天來座談會中對派系存在問題着兩件意見相反的論調，國民黨的派系在政治舞合配合，被「班底」淪落極深，○○在台上，政學系、改組派、青年團的人不容易，派系對立擴消力量是無疑義的，若說取消派系，已是不可能的事。縱然表面上取消了，根深蒂固的「人事」與「政治鬥爭」的關係似海無底，小兒子決無法叫哥哥，還是事實。

進而遠之，去年的國民黨與青年團的合併，蔣總裁原以集中黨志，集中力量，促進完成「戡亂建國」。那曉得合併前豫期的，不是「黨吃了國」，就是「國代替黨」，大家爭持不決，蔣先生一發脾氣，青年團的幹部竟服從他們的領袖，由蔣併入黨，陳立夫從合併的那天起，運用了他的不二法門「政治手腕」，在生活上，在路上，將各級青年團幹部都打垮了。蔣經國還敢去說一句剛剛的圓話，袁守謙這位青年團副秘書長，因為代下級幹部去過苦，被蔣先生大罵一通，及至蔣先生發現：陳

江漢戰歌

本刊特約記者

悶熱的武漢，伴着江漢的狂流，燒開洪火威脅著中總體戰的司令台。稻去出來之後，這裏外圍的形勢並沒有改善，市區的軍風紀十年一夕桂子弟想已折損不少，所以他特電黃旭初給淮浦補充兵糧，以保持兩個軍團性質的一度整頓，確已稍見微創，但是在軍民交困之下，衣食不足，難講體戰，機關能維持多久還不知道。當白健生回來的時候，很多人意味著，「桂系武漢時代」的復活，事實上不是那樣簡單，他的麾下除了大別山中的第七軍和十六軍以外，並沒有他往來的部隊。在北面的張靜，在南面的雷探影都是中央嫡系部隊，長

江上游赤文華是川軍，溫桂系在大別山中住了十年，八桂子弟想已折損不少，所以他特電黃旭初給淮浦補充兵糧，以保持兩個軍團性質的李品仙，當然更會因由之來，而獲得保證，幹人治院的願望更沒有實現的可能。豫籍中央系的軍人要算較不願放棄軍權，而且豫籍司令官兼行政首長，在豫南地方可以為所欲為，所以他不願出任廢帝的河南主席，多少人認為無能的劉茂恩，還會駐在最後城中。這是總體戰軍風氣，確已深始對於行政的整肅了。漢口市一度停航，現在又趨沉寂，張嘉倫是政學系編王東原繼任之後新編的地方政權，一時還

的「厚黑」的本領時，已影響國民黨的根本，才來談改革。由此又可以看得出，青年的國民黨員想好，腐敗的分子則在玩弄著「改革」或「革新」，在幹部不改革或阻礙改革的花樣。八月四日吳鐵城的結束座談會的報告書中，統合一致的意見八項：（一）加強團志的共信與互信，提高黨員的革命精神及工作情緒。（二）樹立黨的新作風，切實執行新的綱領，以新的號招加強人民對本黨的信仰。（三）黨應即代表人民的利益，澈底實行民生主義，以完成戡亂建國的使命。（四）選拔新的幹部，整理各級組織，圖新人事，培養黨的新生命力。（五）確實管理從政黨員，督促其執行主義政策，發揮黨的領導力量。（六）大量徵收農工及青年知識份子入黨，以為革命的主力。從他們的領袖，由蔣併入黨，陳立夫從合併的那天起，運用了他的不二法門「政治手腕」，在生活上，在路上，將各級青年團幹部都打垮了。蔣經國還敢去說一句剛剛的圓話，袁守謙這位青年團副秘書長，因為代下級幹部去過苦，被蔣先生大罵一通，及至蔣先生發現：陳

但政治改革的動力，實為黨的改造的具體表現。這八項綜合得很深刻，也試是「機關」化了。所謂意見還沒有二致，但待繼續詳細研究的：（一）所謂黨內派系問題，有的主張必須澈底消滅所謂派系，重建黨志統一力量集中的黨。有的主張不妨在一個領袖「假主義」原則下，承認各政見不盡相同的團體，各自作合理的活動，分工合作，使其發生互相競爭進步的作用。（二）黨的社會基礎問題，有的主張本黨應代表某一社會階層，尤其是以農工及革命的青年知識份子為基礎，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認爲本黨是代表全民，不能嚴格的規定代表某一個階層利益。（三）黨員登記問題，有的同志主張應再行辦理黨員重新登記，嚴格篤清黨員分子，但有一部份同志以爲黨國合併後，已經辦理黨員處處登記，現在雖已禁止，可繼續辦理，不必再一律重新登記。吳又說：「此次改進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須知改進不只口號，而要看是不是有一個最近而短期的從根本的勇氣與機會。如果座談會中有人提出國民黨青年部爲領導中立學生，成立一些公道法，說是「共匪」已打入了堂堂的青年部。那麼，還談得上什麼呢？（八月五日南京通訊）

• 雜錄由因 •

中國與荷政府之間的關係，最近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情形透過於香港的中領高級官員的談話報章的不友好的公報，就發了一陣浪濶似的的定期性的不友好的公報。據我上海市長吳國楨在鵝島一個紡織廠參觀，聽席上宣稱香港的旅客必定有上海海關自由港，並退止香港的繁榮。這是葛士會第一次說。緊接着又說：「以後，南京某高級官員說，港方政府規定不能實踐五年後，港英方所說的制止走私的設置。」而且官員否認香港會退如此前的談話，這都是事實。

香港：投機與走私的天堂

本刊特約記者

華中尤其是武漢，自民國廿六年以來本其
陳誠的努力鞏固。勝利接收的時候政學系有大
四川大本營，陳儀去台灣，蔣氏西渡去東北，恰
構成了一個大三角來控制全國。陳誠在當中起
了一刀，逼蔣船歸，河內劉鶴多美，河北孫連仲
仲，河南劉懋恩，湖北王東原，湖南吳奇輝，
廣東蘿卓英。南北拉成一條直線，而武漢為中
心，漢口市長也是陳的得力幹部徐曾之。現在
徐曾之在新桂系武漢時代已經倒頭落馬存亡不
知。漢口市政的敗壞，如可以凌厲全國任何都
市，我們這「東方的芝加哥」，悶熱，污穢，雜亂，
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如果戰事延緩，社會
會越發失常，要希望徐曾之乃至另外的任何人
能將漢口市政搞好也未免近於苛求。

武陽關，漢三線形勢依舊，九一八事變以後
後的戰局，他是豫鄂皖翼綫總司令部所在
地，另以南昌行轅指揮軍事委員會，對付共軍
夾擊區。現在的長沙戰局執行着以前南昌行轅
的任務。縱橫無敵。而武漢的華中剿匪是警備
南下共軍，東面北面是中原電區及大別山，即
當時共軍的豫鄂皖邊區，西面的江漢東區就是
當時的洪湖。

義英的失守和康澤的被俘，是共軍給白匪的一個下馬威。義英軍事方面的需要，是全黨全軍都知道的，共軍如果在這個口徑上打下根基，對他不啻是大大的方便又接近了一步。而白匪渡淮水一下，可以直逼中原，威胁南京城。这是在華北當局不能忍受的耻辱與威脅。但是國軍兵力多在沿海及第一線，越往後方越沒有防禦力量。共軍能有五萬人入川，是足以橫行黑隴的。在華北當局不能忍受的耻辱與威脅。但是國軍兵力多在沿海及第一線，越往後方越沒有防禦力量。共軍能有五萬人入川，是足以橫行黑隸的。在華北當局不能忍受的耻辱與威脅。但是國軍兵力多在沿海及第一線，越往後方越沒有防禦力量。上駕賈慶東政府，可使敵匪更長期化，使國府更沒有力量舉辦法米蘇和共享北長江上游的發展，匪寇已久的的大巴山設營算此，滿文謹奏。任華中統總制司令也為此，最近更有將軍宣佈了駐新漢軍區的共軍向西發展，四川及川陝兩部邊境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華中的小諸侯們成了江東周郎的地位，必須聯繫拉共，赤壁連橫，兵、江漢間的戰歌，已淹沒了酒歌。

共軍江漢軍區，在漢水西岸及嗣昌山伏火燒山大巴山的邊緣上，東邊是沿河地带，西邊

邱陵地帶，地形相當的複雜，國軍進剿，軍事計劃，也有不少困難。陸續一線駐在李先念宣化店來歸時已經佔下陣子。京山安鄉連作一線任七日，而裏面也有很大的變化。在宛西到老河口以南襄陽，目前也是共軍的主力所在。軍事上要點火燒，軍事上要點水澆。中點總必須先解除敵背威脅，於是白崇禧不畏喪失守康寧發母，感覺系之二番軍之後，重動了反復冀鄂之政策。蔽目自止，總軍已收復襄陽南岸，突入樊城。南涼國軍先頭部隊已攻佔鴻門集雙河店，迫近蘆中山。這一次攻擊與豫中及襄西的攻勢配合着，看是否能大勝。打到老河口，如果老河口不能攻下，襄樊直接後，是不會得到一日之安枕的。因為共軍想把老河口穩住地盤，來堵住川陝淮鄂邊區。

被打垮而又幾乎被遺忘了我的宛西團隊，白崇禧又想起他們了。據說以前廣西的民團是解決於宛西的，白崇禧的總指揮在民衆組織一面向，當然也要採取一部分廣西的政策。這次他命令四散的宛西民團全數凱旋，反攻宛西，配合襄樊攻擊。舊的民團在新的時代中的效用，將要再來一次考驗。看能以調停兩軍好運的白崇禧，比較專帶別動的康澤手法好多。

激變中的鞍山

本刊特約記者

用，但香港或經濟於的正常化是肯定的。資本的途徑也是有限的，自己不能吸收外大量數的遊資。即就按機市場來說，在正常時期香港走長期化內，自然即成為經濟市場中別具特色的現象。現在變得更厲害了。如此，就眞的成了惡性循環，主要受害者還是中華人民。這種情形如日薄西山，香港復興的特殊殊功，頗有貢獻。在這情況下，港方不會反對或限制中國資金的流入，這可謂爲一個轉折點。

事實是：不管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在經濟上說，他在過去居於一個環，將來仍然的是一個經濟的中心。這個「島嶼殖民地」的前途一切不可分割的歸宿地點，就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富庶程度，遠遠超過英國，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的經濟發展，必須以中國大陸為基礎，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的經濟發展，必須以中國大陸為基礎，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經濟凋敝，前形勢如倒推一步發喪而退去。紙幣實為功，甚麼不會來碰頭。雙方以惡言惡語相加，徒要關了一個天皇之後，現在看香港本身也沒有別的影響，並有公開表示永不戰爭中之資本，打資金。一方已經說過不歡迎的話。首先應該實行內地法，逐步減低中港防護止步私定，便不能行的活動。如果走私對於香港有不利。那末，堅持所謂貿易的正方，也不失爲方，當初有希望的，是：由於香港在私處中，我們都應該取之。一切爲了本身的打算，他也就極力反對。這就是所謂的「中英通商」的原則。但已証明的，是以香港為基底的一切，都是爲了私利的。既走私，那就應該加強私制和教練，皆屬必要。香港方面對外的，是：既走私，那就應該加強私制和教練，皆屬必要。

七

誰在鞭打誰

誰在鞭打着北方的都市

處處都是瓦礫，到處是燙飯和燒肉的呻吟，在沙質的泥濘裏，常常聽到男童們的哀號，晚上躺在濕滑的地，上睡不着，忽然隔壁的房倒了

一隻打雷一樣在通粉的發箱，我動着我自己的尾巴也搖搖欲墜。半夜裏，一個女人尖酸的哭聲，又傳了過來，不知誰家又死人了。白天，

，給路旁的樹木上掛了一塊布告牌，上面寫着：「急募。」急募二字，是軍隊裏的用語，指在軍事行動開始前，向民間徵募人手、糧餉等物資。這塊布告牌，就是軍隊在行軍途中，向老百姓徵募糧餉的標誌。布告牌上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急募。凡有錢財者，請到^此投誠，並請將家眷一齊帶到^此，以免後悔。」

這塊布告牌，是軍隊在行軍途中，向老百姓徵募糧餉的標誌。

敢向同事也不花一文，無論誰吃飯，都是他們的公款，誰帶到花錢」。在蘇聯無論百姓或共黨幹部，一律都吃高粱米飯，只有生炳的一個人可以特殊准許吃一保飽飯。共軍士兵們，每個人都有一套特殊的理論，當你見到以後，就連士兵會另外提出「大串問問題」、「你知道甚麼叫社會主義？」、「辯證法的原則和法規是什麼？」等問題。這完全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說來答應，於是他就告訴你一大篇。等到你詳細聽了以後，他依然是一套，永遠不會兩個人一樣。兵士們都有一本上鋪發下來的小冊子，他們稱之為「兵兵法典合編」，其實就是非哲學書畫，即是一種軍事教科書。

人都知道這一個機會走了。不過這僅是最初進城間幾天了戰場的，誰到這裏吃緊像樣，較山至多是裝備，將軍們打聽說，他們打聽說共黨營救，並極力要自己留住在那裏，而讓敵軍佔領，可見經過共黨的幾次破壞，話之後，屬國的忠誠依舊，但個強迫着把你送走，既使你不想走也不成，因為這裏只有等著被殺死。好多想留在那裏的人民都報復，這裏還沒有到回到底何地區裏來。不過他們絕不會對過去我們所不滿的一部份，都以殺戮，而黨政軍事的負責人是被殺，他們最強大的刑罰就是爲了打倒那些人，而來這些人因爲吃了不少苦而想報復，本木斯或者恩楚莫，或者尼託，託託多少人捎，因爲當他把尼諾斯是「老解放區」，因爲防

方
明

